

陳少白口述
許師慎筆記

興中會革命史

于右任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興中會革命史要

每冊定價新臺幣三元五角正

版權不准
所翻印

著作者：

陳少白口述
許師慎筆記

出版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發行者：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二二九三六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六月臺版

興中會革命史要

序

吾黨史料，其最難考證之部，莫如興中會時期。以時既遼遠，且參加之人又少，自總理既逝，請業無從，墜緒茫茫，夙夜在念。乃十八年夏，總理奉安首都紫金山麓，海內外同志畢臨執拂，陳少白先生亦蒞京參加。余以少白先生為總理最初同學，凡總理少年之抱負經營，以及興中會之籌備成立，暨廣州惠州各役，少白先生皆躬與其事，知之最詳，因請其撥冗口述經過，由許君師慎為之筆錄，並由少白先生親加削定，凡數週始得竣事，題曰興中會革命史要，其另篇軼事，則又記為別錄，附載於後，于是總理先知先覺之精神，與其艱難之締造，所以垂教于吾黨及國民者，皆于此可見。原稿既于十八九年，先後刊布于建國月刊以誦國人，茲少白先生垂耗傳來，回首前塵，憮然興懷；又念少白先生，協贊總理之志業，既藉斯編之流布以垂不朽，故于追悼紀念之辰重為刊行，以資興感，既以紀念先進，亦以昭總理之耿光大烈于無窮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廿一日

邵元冲序于首都

興中會革命史要目錄

一、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一

(一)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

(二)香港之求學時代——革命思想之發源

(三)醫校畢業與在廣州澳門行醫

(四)上李鴻章書之經過

(五)組織興中會與籌備在粵革命

(六)第一次之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

二、孫先生之抵日本及漫游歐美……………一二

(一)到日本後之行動

(二)由檀香山至美國及倫敦被難之經過

三、在日本之活動……………一八

(一) 聯絡留日華僑及日本志士

(二) 與康梁交涉之經過

四、臺灣方面之活動……………二六

五、保皇黨之佔領橫濱學校……………三二

六、楊衢雲之重來日本及被擯……………三四

七、余之再赴臺灣及返香港……………三六

八、革命黨與保皇黨交涉之經過……………三六

九、聯絡三合會哥老會之經過……………三九

十、再與康梁等之交涉……………四一

十一、惠州起事之失敗與史堅如殉難……………四四

(十)河內之一頁

(十一)四大寇名稱之由來

(十二)香港中國報經過略史

與中會革命史要

陳少白述

一、孫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論與行動

(一) 幼年之家庭與學校生活

孫先生的父親，是一個普通做小買賣的商人；生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按達成公本舉三男二女因二子女早逝故云）他父親爲人很好，什麼嗜好都沒有。他的哥哥——眉公體格很強壯，頭腦也很聰慧，但是自小不肯念書，一天到晚總是在外面嘻笑頑皮，所以父親是很討厭他的。有一天，他那在檀香山經商的舅舅，有事回國，他父親因爲家裏很窮，兒子又不長進，就氣呼呼的請他舅舅帶他的哥哥到檀香山去；父親的意思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見他的哥哥了！他的舅舅覺得小孩子頑皮，也是出于天性，年紀大了，或者也很可以成家立業的；所以隔不了多少時候，事情辦理妥了，就帶了他的哥哥回到檀香山去。

孫先生的哥哥到了檀香山以後，一變常態，倒很能够循規蹈矩，做些事情。起初在人家做田工，照中國的方法去耕種田畝：本來在五六十年前檀香山還是一個半開墾的荒島，人口稀少，棄地很多，政府爲了獎勵墾荒，隨便什麼人，都很容易領田的，所以他的哥哥替人家耕了幾年田以後，就自己合了幾個夥計，去領了些田畝來耕種，倒也賺了一點錢，有一點積蓄了，於是就到茂宜 Maui 島去。茂宜島是夏威夷群島中五大島

之一，他的哥哥到了茂宜島，就向政府租了許多地畝闢爲山園，經營畜牧耕種事業，倒也順手；又因爲他爲人輕財好客，遇事有決斷，同島人多服他，所以後來島上的人，就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茂宜島王』“King of Maui”

孫先生在十二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回來，就帶他到檀香山去。本來孫先生在家鄉的舊書塾，已讀過三四年的中國書；這時候，到了檀香山，因爲沒有中國學堂，所以在白天就進一個教會學堂，學習英語，晚上回家，溫習功課後，他還是勤讀中國書。

當時孫先生的哥哥很反對耶穌教——他的反對，並不是有什麼理由，不過他以爲只有中國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國教化以外，無論什麼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對的。而孫先生在教會學堂讀了幾年書，受牧師的薰陶，到十八歲，就進了教。不久被哥哥知道，當然要大生氣，就叫孫先生趕快反教並要退學，孫先生不肯，他對他的哥哥說：『現在我既已進了教，怎麼樣可以反了過來？並且我進教，也和你沒有關係，爲什麼要干涉我呢？』這樣，兩個人鬪起口來，孫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頓，打過以後，哥哥不理他，孫先生倒也負氣起來了，就拿了一隻衣箱，頭也不回的跑出門。他想到什麼地方好呢？摸摸身邊，也沒有錢，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後來就跑回到教會學堂裏面去，見了牧師就說：『我哥哥不要我讀書，我現在站不住，要回去了。』牧師聽了，很憐惜他，苦苦的勸他：『你暫時住在學校內罷。隔幾天，等你哥哥氣平了，再可以去商量的。』但是那時候孫先生覺得既和哥哥鬪氣出來，再也不能住下去了，並且出國已六七年，很想回去見見家鄉情況，所以他還是很堅決的要回國。牧師見勸既勸不住，就幫助了他的船費，使他回到中國來。後來他的

哥哥知道了，覺得因孫先生進耶穌教迫走了他是不對的，心裏有些懊悔，所以時常特別寄了些錢到中國，供給孫先生的學費。

(二) 香港之求學時代——革命思想之發源

孫先生到了中國，就在香港繼續攻讀。孫先生的一生嗜好，就是讀書。起初在香港讀書的學堂，就是皇仁書院，皇仁書院是那時最有名的中等學校。不久他就回到廣州博濟醫局附設的醫學校學習（校裏書本是由英文譯成中文的）。在這個學校，孫先生遇到一個同學鄭士良。鄭士良是客家人，也是三點會會員，本來在廣州的客籍人，多半加入三點會。會中的口頭語就是『反清復明』。其實這『反清復明』四個字，究竟怎樣的意義，在那時候的會員，能够明瞭的，已經很少很少。當時孫先生和鄭士良既是同處一校，又是志同道合，所以兩個人很稱莫逆。但是孫先生也只有和鄭士良一個人可以談天，其餘就都是話不投機了。

孫先生在博濟醫學校，大約讀了兩年書，就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附設的學校。這個雅麗氏醫院，怎麼樣成立的呢？當時有一位何啓博士，在英國讀書，畢業後，就娶了一個英國人雅麗氏 Alice 爲妻；回國後數年雅麗氏去世，遺下幾萬塊錢的產業，何啓博士抱鼓盆之痛，非常傷心，很不願意得到他妻的遺產，所以就代他捐產興學，修了一個醫院，名之爲雅麗氏，以誌紀念。同時在醫院內，附設一個學堂，叫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現已改組爲香港大學醫學部）廣招中國學生入學習醫，何博士亦校內教授之一，吾等之師也。

孫先生當時在博濟醫學校雖得鄭士良日夕暢談，很覺有味，但在廣東省城，耳目衆多，言論也很受束縛，不如在香港，較為自由，所以在雅麗氏醫學校成立時，即由博濟轉入（其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他進校以後，天天談革命，同學中當然沒有人同他談的，或有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他的，或是當他中風病狂而笑他的，並且還起了他一個綽號，叫他『洪秀全』。因爲孫先生平時，常常談起洪秀全，稱爲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沒有成功！

孫先生在雅麗氏醫學校讀了兩年。那時我在廣州念書，有一天我有事到香港去，在沒有到香港去以前，在廣州見到一位姓區的老朋友，這位老朋友，既是認識我，又是認識孫先生的，他說：『你到香港，我可以介紹給你一個人，這個人恐怕同你見解很相合的。』我說：『很好。』他就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到了香港，就同王寵惠的父親王煜初牧師，領我到雅麗氏醫學校內見孫先生，王煜初在介紹過我們之後，就告辭去了，孫先生見了那封介紹信，就很高興的和我談話起來，大約經過十分鐘，他就說：『我們去逛逛公園吧！』我當時初次到香港也不知道什麼，就跟孫先生到了一個植物園，擇了一個很靜的地方，兩個人坐下，談談時局，覺得很入港；談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機。最後他就問我：『這次到香港，要耽擱多少天？』我說：『只有一天，馬上要走的。』他就說：『無論如何要想法常常談談。』這樣分別以後，過了幾個星期，我自己因爲家境日就艱困，預備到香港去半工半讀，減輕家裏的負擔。一到了香港，當然時常到醫院裏去，在孫先生的宿舍內談天，天天談革命的事，總是很高興的。

孫先生那時碰到我，常常勸我學醫，說：『醫學是很有用的。』我因爲習性不近，總是不願意。有一天，

我照常在他那裏談天，他忽然說：『請你坐坐，教授來了，我要聽講去，散課後再回來同你談天。』隔了一回，他匆匆的跑回來對我說：『康德黎博士請你見面。』康德黎博士，當時是醫學校的教務長，我說：『不認識他。』他說：『有事情才請你去。』我說：『人既不認識，那裏會有什麼事情呢？』當時康德黎博士見了我說：『我們是很歡迎你的。』其實他所說的歡迎，是因為方才孫先生說我要到這裏來讀書，那時我又矇在鼓裏，聽了康德黎博士的話，無從致答，只說“*Yes, thank you*”而已，後來我們就退出來，我責他不應該強作主張，孫先生說：『好了，你進來念書，大家可以多談了。』我沒有辦法，就答應了下來，轉入了雅麗氏醫學校，其時我讀的一班，比孫先生差兩年。

現在再講講孫先生的革命思想究竟從那裏來的呢？當孫先生在檀香山的時候，夏威夷群島，還是一個獨立的小國，沒有被美國吞併，由一個夏威夷王管理群島的行政事務。這個夏威夷既是總埠，實在也是皇城的所在地。所以孫先生常常說：『在美國三藩市僑居的中國人，一點政治思想都沒有，這是因為華盛頓京城在東，三藩市商埠在西，對於政治方面，很少接觸的緣故；而在檀香山就不然。大埠就是京城，天天所見所聞，都是關於政治方面的事，所以中國僑民差不多個個有些政治思想。』並且那時美國常常想把夏威夷群島合併，夏威夷群島的人民，就天天在那裏反抗，僑民看慣這種事情，當然更大受影響，尤其是抱有革命思想的孫先生。後來孫先生回到中國來，看到中國情形不對了，所謂：『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把一個地大物博的中國，鬧得竟不及人家小小一國，孫先生傷心之餘，以為國家為什麼這樣衰，政府為什麼這樣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權柄

握在異種人——滿洲人手裏，如果拿回來，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辦好。同時孫先生又感覺到：當時洪秀全的事業，可惜半途失敗；否則他能够成功，由中國人當權，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所以心裏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這些，恐怕就是孫先生革命思想的起點了。

當時在廣州和孫先生談天的是鄧士良，在香港就是我。後來在雅麗氏醫學校畢業，到上海去，就碰到陸皓東。陸皓東在上海爲電報局的領班生，因爲陸皓東的家鄉就在孫先生翠亨村的隣近，大家是同鄉，所以一見就很投機的。

(三) 醫校畢業與廣州澳門行醫

孫先生求學的用心，實爲我所僅見，在雅麗氏學校讀書，平時無論什麼學科都是滿分。到了二十七歲畢業的時候，其中只有一科是九十幾分，校中教員與考試官就爲他開了一個會議，覺得這個學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學生，學科中大部分是滿分，只有一科稍爲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會議結果，他們就送給他幾分，使他得到全部滿分的榮譽。所以在畢業證書上是註明『滿分』的。（這張證書，英文是校長寫的，中文是我填的。）

孫先生畢業以後，他想開藥房，叫我替他擬招股章程；這件事忽然被校長教授知道了，就禁止他。因爲照他們英國的習慣，醫師的地位很高，稱爲上等人，做買賣的人就比較低賤了。所以當時校長就叫孫先生去，對他說：『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開藥房的，因爲你是本校第一屆第一名的學生，應該

自愛。』這樣一來，就把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打破。後來就先後在澳門和廣州，掛牌行醫了。很奇怪！不滿兩三月，聲名鵲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極端欽佩的；就診者戶限爲穿。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計算一下，竟有一萬元之多。但是他並不積蓄，總在各方面用了出去，以致賺來的錢，到手就完。

孫先生一面行醫，一面還是要開藥房，所以在澳門開了一家，在廣州繼續開一家，再在石岐也開一家。我沒有辦法阻止他，就幫幫他的忙。到第二年，他就把店裏事務交託一兩個夥計管理，這樣糊裏糊塗的讓他們去經營，竟把孫先生的醫金，統統放在買賣上用完，到後來連開銷也不夠了，我就常常替他想方法來維持。

(四) 上李鴻章書之經過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贍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我就隨便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吧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字陶齋），託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

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銓，別號天南邈叟。）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 Dr. Legge 翻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爲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芦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

（五）組織興中會與籌備在粵革命

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就因爲李鴻章在當時算爲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够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大約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興中會。當時的會員寥寥無幾，除了他哥哥以外，在會裏稍有關係的，就只有鄧三伯（蔭南）劉祥（劉季生之叔）等幾

人，並募捐到一點錢。自此以後，會中情形，日日在那裏發展，他就寫封信給我，信上說：『前次從香港到澳門去，在「香山」輪船欄杆旁所說的話，不要忘記。』究竟他所說的在輪船上講的什麼呢？就是講到將來有機會的時候，預備怎樣造反。他信上還說：『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你預備，我就要來了。』這時候，已是十一月，到了十二月底，孫先生就回到香港。當時我因為學校放年假，已回到廣州，住在朋友家裏，他找不到我，就打聽到我的住處，當晚趁了夜航船到廣州來尋我，在元旦日早晨，就在我朋友家裏找着我，當天晚上兩個人又回到香港，找房子，設機關，為避人注目，就題了『乾亨行』的名號，裝着做買賣的樣子，暗裏作為我們的總機關。房子找好，我就到澳門把鄭士良找回來。在正月十幾，又要我到上海來找鄭陶齋，當時還有一兩個人也找回去幫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個月，所找到的人，還有一個陳建威，陳建威是在水師學堂畢業，以前在小兵船當大副，這時適在賦閒，所以我就帶了他回來。

孫先生在廣東方面，又派人到內地去運動，聯絡那『綠林』營勇，其中如鄭金部下的安勇，廣東北江的綠林，城外三元里有名的鄉團，香山順德的綠林，這些都是我們預備起事的基本隊伍了。

當我在上海時，謝纘泰、楊衢雲二人也在香港入了會。這兩人係先由謝纘泰入會，再介紹楊衢雲入會。還有黃詠觴一人，他加入會後，很熱心，在策劃與金錢方面，得他不少的幫助。

（六）第一次之廣州起事及其失敗之經過

這樣辦了幾個月，孫先生天天在香港廣州間來往計劃，並在廣州雙門底，租了一間王氏家祠，假託開一

個農學會，預備在九月初九日就發動。爲什麼要定九月初九發動呢？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們以爲那一天是粵俗掃墓之期，無論什麼人都要回省城去，那時來往的人很多，我們預備起事的，香港方面有三點會會員幾千人，如果在那天混到省城去，人家就不易注意了。

九月初，我們在香港開一次會議，人數很少，只有七八人，這是最後一次會議。爲什麼開這次會議呢？當時廣州和香港兩方面的事情完全預備好了，孫先生意思開這次會議，就是要公舉一個總統出來，可以由他發號施令；一開會議，當然一致通過舉孫逸仙當總統，通過之後，大家就同孫先生拉手恭賀道喜，這件事情辦好，孫先生就想先到廣州，預備不再到香港來了，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隊等等交楊衢雲負責處理，我們也就預備都離開香港，到廣州去。當時，楊衢雲膽很小，不肯到省城來冒險，最後，他也答應在九月初八晚上，由他帶了三點會三千人，搭夜船到省城，天亮到岸，我們就馬上動手，這樣當然算是很妥貼了，孫先生就把銀行裏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軍械交給楊衢雲，預備他最後到省城帶來，他到了省城，就可舉事了。

隔了一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可否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以後到省城，事情辦好了，再還給孫先生。孫先生聽了這幾句話，覺得事情還沒有開始，同志間就發生地位之爭，非常痛心，精神上也就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就約了我同鄭士良三個人，開一個會議，鄭士良聽到孫先生說明了上面的事情，他就說：『這是不能答應的，我一個人去對付他，我去殺他，非殺他不可。』當時我就說：『這是不對的！殺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們還能起事嗎？照我的意思，我們先到省城辦事。辦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辦不成功，隨便什麼人做總統，是沒有關係的。』孫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當天晚上，再開一次聯席會議，出